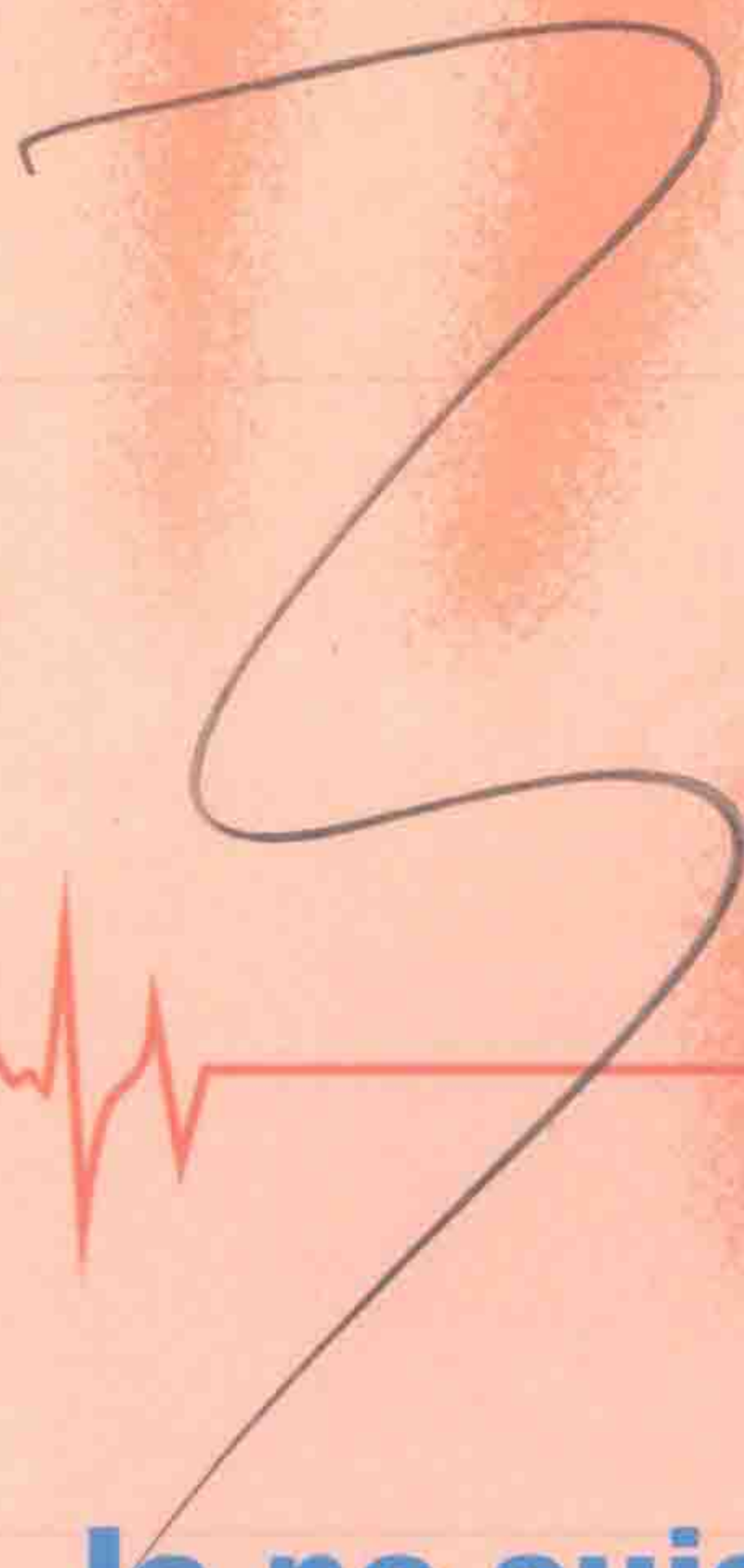


我不是杀人犯

[法] 弗雷德里克·肖索依 著 孟晖 译



**Je ne suis
pas un assassin**

14

新知
文库

我不是杀人犯

[法] 弗雷德里克·肖索依 著 孟晖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不是杀人犯 / (法) 弗雷德里克·肖索依著; 孟晖译. —2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6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6282-6

I. ①我… II. ①弗… ②孟… III. ①死亡—方法—研究
IV. ① R-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7742 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康健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4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9
字 数 120 千字
印 数 08,001—13,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14

新知
文库

XINZH
I

Je ne suis
pas un assassin

Copyright © Oh! editions, France,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20 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

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献给我的父亲泰德
献给玛丽—克里斯蒂娜

序言

一位母亲，为了她痛苦而无望治愈的儿子，不惧挑战法律与道德，以给予他那被他所热望的死亡。这是一个极端的现代悲剧，是震撼了整个法国的一个事件，标志着时代的变化，迫使人们思考，并促动了我们的立法的改进。一位医生克服了自己的疑虑，在玛丽·安贝尔之后，完成了那最终的、解放的动作，而本书就是关于这位医生的经历，对相关事件进行了最详实的讲述。

您在掩卷之时不会无动于衷的。

在这里，一个人的历程始终都在与他所面临的危险做着较量。在 2003 年 9 月的一个早晨，身为急救医师（这是一种对抗一切危险的行业）的弗雷德里克·肖索依决定，为因瘫痪而关锁在自己身体之棺中的 23 岁的年轻人樊尚·安贝尔的痛苦做一个终结。这对我们所有人都造成了震撼，突然之间，所有的政治争论都显得苍白无力。在不自觉之下，贝尔克医院的这位医务业者迫使法国通过了一项关于生命

之终结的法律。

这位医生的职业履历是清白的。您将会读到关于一个诚实的人的生活的讲述，并为之动情，正是他经历的那些幸福、不幸以及让其履历生辉的正规培训，把他导向那解救与同情的行为，导向那个最终的决定。谢谢您，肖索依医生。

取胜的并不是死亡，而是生命。年轻的瘫痪患者想要死去，却没有这个权利。他要表达这个要求，都只能依靠其右手拇指难以分辨的动作。樊尚·安贝尔四肢全瘫，失明并且口哑，却凭着顽强和毅力获得了胜利。他有权获得我们的感激。无论造化还是神意都不肯恩准他摆脱其肉身的棺木的愿望，于是，帮助他离去的是那个最爱他的人、他的母亲，为此她挑战了法律，这恰恰是至爱的行为。这位妈妈挺身而出跨越法律与社会禁忌，从而进入了医学的历史。走到生命尽头的病人们都欠她很多。未来的法律也将变得更为温柔。

死是生的组成部分，医生们尽一切可能让人趋生避死，但最终还是得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对此最清楚不过。弗雷德里克·肖索依医生选择了越雷池一步。他不仅做出了实际行为，而且还公然承担责任，于是，他的这个不合乎法律的行为就引发了诸多的后果。

既然已经无能为力了，就卸掉呼吸机，停止人工辅助，对这类做法，人们充满了疑虑，也不愿多谈。从事这种行为的医生或医护团队会惹上凶杀调查，因此几乎都不希望公开地触及这个话题。我们把这一做法称为被动性安乐死。我憎恶这个词汇。让我们还是谈论帮助，谈论陪伴，谈论生命的终结吧。

自这位年轻人之死以来，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一个由国会议员组成的考察组在向众多专家进行听证之后，已经完成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工作。虽然病人的意见、病人团体的代表们的意见仍然不能被充

分地听取，不过，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了。医生的意志凌驾于病人意志之上的情况还在继续，但是，毕竟，仅仅在樊尚·安贝尔去世一年之后，新法律的提案便得以面世，这实在是创立了纪录。

然而，遗憾的是，还是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一点。对于那些极端的案例来说，人们应该首先研究并尊重病人的愿望。在新提交的法案的文本中，病人的愿望并不具备关键价值，依然是依靠医生来确知何者是对病人最好的决定，包括在生命终结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一规划明显地保护医生。担负起生命终结之责的医生们能够受到保护，这当然非常之好。相关决定必须要在合议制的方式之下做出，这也非常之好，但是，这项由议会提出的法案并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当中所发生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样，某一个没有能力终结自己生命的樊尚·安贝尔所引出的问题也依然没有被触及。

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达成一种社会性的一致，赋予人们选择死亡的权利。关于尊严的观念，甚至关于自由的观念，都不能成为足够的理由。那么，如果以痛苦的名义，从而让个体，让人，而非有时必须加以动摇才能推动其向前的社会，成为其终点的唯一决定者，如果这样，是不是会让行动变得更容易？

这本书现在就在您的手中——您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裁决。

贝尔纳·库什内

目 录

1	序言……………贝尔纳·库什内
1	引子
3	一 “就这样”活着
6	二 快速，并准确
12	三 家人们
19	四 病床十二张，生命成千计
27	五 我的父亲
30	六 挽救生命
34	七 玛丽
40	八 被遗忘的死者
49	九 樊尚
55	十 该由谁来决定？
59	十一 我该做的事
65	十二 我负责
69	十三 对他说
72	十四 害怕
83	十五 死亡需要时间
90	十六 玛丽—克里斯蒂娜眼中的弗雷德里克
95	十七 我的“罪行”

102	十八	死亡擦身而过
104	十九	在生命之中
110	二十	樊尚，威廉，希波克拉底
122		致樊尚
125		致谢

引子

一开始，什么也没有发生。沉寂一点点地取代了我刚刚卸除的仪器所发出的轻微噪声。在荧屏上，指示灯的闪烁停止了。上午的阳光弥漫在绿色调的房间里。通过窗子，我望向天空。我避免把视线移下。我不想看到密密匝匝挤在停车场上的那些记者、直播车、抛物面天线。我只想待在自己所在的地方，集中注意力于自己该做的事情上。

我非常用心地观察着平躺在床上的那个年轻男人。他的颧骨突出，双眼紧闭，面容憔悴，被痛楚折磨得双臂蜷曲、两手也扭得变形。一动不动，毫无生气，遗失在昏迷之中。我等着他的反应。

不需要多久，他就开始喘气。他那已然毁掉的机体在最后一次的条件反射当中为抵抗死亡而挣扎着。通过断续的细微的喘息，他想要找回呼吸，但很难做到。

连接在他手指上的检测器传达出了第一个警示信息——氧的饱和度在下降。这是当然

的。他愈是呼吸不畅，提供给血液的氧就愈加减少。

他既无法呼吸，也无法停止呼吸。不再有仪器代替他把呼吸完成，而他也不能单凭自身就做到这一点。我明白，结局将不可避免。他将会发生变化，皮肤泛起青色，一点点窒息，然后死于缺氧。我还明白，这个过程会持续几十分钟。也许需要半个小时，也许甚至更长……

我作为医生的任务就是帮助他。我将这样做。

在 10 点 47 分，心脏停止了跳动。

樊尚死去了。

这正是他所愿望的。我只是帮助他摆脱掉他的监狱。我希望，这一举动不会把我自己送进监狱，面临无期徒刑……

“就这样”活着

再过几个月，这个男孩就会长到与我的大儿子法比安一样的年龄。

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2000年，在一条乡间小路上，樊尚的汽车冲到了一辆卡车之下。当时他正在回家的路上。没人清楚究竟是怎样的过程，他甚至开得不太快。他是个志愿消防员，消防中心的伙伴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困在车中的他解救出来。经过九个月的昏迷，他的右拇指有了活动。还需要再过六个月，才能让他有意识地动弹这根右拇指，至此，也就是他所达到的极限了。才23岁，身体却如同一具棺木，失明，无法发出声音，彻底瘫痪，却经受着持续的痛楚，并且将终身如此。只有一根右拇指能动……

当意外事故的伤者来到我们这个部门，命系生死一线，能帮助他们牢牢抓住那好的方面，这构成了我职业中美好的部分。日复一日，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为了他们恢复各种

生理功能，那真是一场激烈的竞赛。有了信心，又失去了信心，再次有了信心，每一个进步都被当做胜利来品味。第一次睁开眼，第一次做出动作，第一次发出声音。迈向生活的第一步，那崭新的、几乎失去却竟被抢回的生活！

然后，那一刻到来，他们的状态足以离开了。离开我们这个部门之后，他们还不能直接回家。我们把他们迁往复健部或者康复部，在那里，他们要重新学习如何生活。他们要在那里度过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重新学会讲话、吃饭、移动身体。学习用其他方式来挪动自己，有时必须借助器械生活下去。漫漫长途摆在他们面前，但，他们活着。真正地活着。这意味着，他们能够交流，制订规划，开始或者重新开始，前行，满怀希望，取得进展。

我的职业的另一部分，是再多的努力也无用的时刻。是他们摇摇滑向死亡，却无法阻止的时刻。受伤太重，病得太重，生命力被耗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沉落。他们滑坠，滑坠，我们却无能为力。徒劳地尝试了一切手段，却还是不足以发生作用。我们与他们一道尽所有可能地抗争。可还是不行。

来到我们这里的患者当中，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没能活着离开。放弃总是残酷的，但事情就是如此，对此我很明白。我们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而我们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注意不要做无谓的坚持，任他们离去。在事已如此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以执著为目标的部门，而是重症监护部门。我经常如此告诉那些焦虑的家属，以便让他们安心。我们的职责之中，也包括知道何时停手。虽然是为了拯救生命才创造出这个职业，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得接受生命从我们眼前流逝。

然而，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后头。有些患者既不能摆脱魔掌，却又